

情迷心窍

熊沐 著



熊沐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⑩



●熊沐武俠精品系列●

情迷心竈
〈下〉

熊
沐／著

责任编辑:桂镇教

图书策划:安 迪

封面设计:木 子

熊沐武侠精品系列

熊 沐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90印张 17800千字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648-005-6/1·3

印数:1—5000册 全套定价:1360.00元
每册定价:16.00元



熊沐，原名高光，满人，廋白旗籍，原籍吉林人，五二年生。曾创作小说「挣扎」、「纸鹤」等。九十年代初出版武侠小说，至今计有三十九部。作品脱稿，便大陆港台同时出版，其作品沉重凝厚，重风情，多写意、情、性，风靡海内外。海外版颇受新加坡、美国、马来西亚、日本等地华侨青睐。「熊沐武侠精品系列」为大陆第一次大结集出版。海内外评论认为，熊沐武侠小说开拓武侠小说新一代思维感觉，为近二十一世武侠小说最优秀作品。

熊沐说

之十

女人伤透了心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

港城一个女人爱上了男人，偏他又有妻室女儿，这女人恨，便把男人的妻子也浇了硫酸，把男人的女儿也浇硫酸。问她为什么做，她说恨，恨男人有家，浇了女儿与妻子，他再也没一个完美的家了。

由爱生恨，恨得可怕。

书中有一个美人天下一剑吴帆，她性情高傲，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可惜男人偏偏喜欢别人，她憎恨男人，自称活死人，睡在棺材里，报复天下男人。结果自然不那么好，人都说她冷，再无一丝热情对她，生命于她只剩下了一个意义：报复，让男人伤心、丧命！

古人说：哀莫大于心死，真正的悲哀不在于心死，而在于心坏，心死的人不会害人，心坏

则必害人。

吴帆害人，最大的结果是害自己，她的心坏了，也心苦，从此一步步走入深渊。

真可惜。

94 年用电脑写就的
第一部武侠书，原书
名《冷香魂》98 年夏记

侠坛怪人之十
熊沐先生谈武侠小说
安迪

武侠小说有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金庸阶段，这一阶段的小说可以说是“话本派”。话本派的集大成者是金庸，“娓娓道来”是话本派的一大特征。话本派象国画的“线描”，不管你如何善意，终是“老实”。第二阶段为古龙阶段，这一阶段包括所有新派写法，这是“形意派”，注意气势，语言环境，且注重场景烘托，写时用移、换、改、填、虚、实等法，弄声色，造气势，这一派的得精髓者为古龙。第三个阶段应为熊沐小说，（当然先生不这般讲，但那气度如沉渊峙岳，大有舍我其谁之势）这一阶段的小说应叫做“人文派”，或可称“哲理派”，（说到派别，先

生大笑，他从不以为然，哪一个哪一派，好象把好好的人分成男女老少派到一间间卫生间去，这不大象话），要思考的是人类问题，人心如何，欲念是可抑或不可抑或，超常的生命状态在人身上形成的影响等等。熊沐先生说，现代武侠小说，严格说来，不应叫“武侠”，应叫“武学小说”，寄托在武林江湖之人身上的现代人的——一场场梦。

说及与金庸的区别，熊沐先生说是人，六十、七十年代没有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的爱憎标准，且在书中对某人有爱有憎，那是愚蠢的。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可爱，也许都可憎，每一个人都有他活在世上如此行为的足够理由，为什么要非议他？金庸人物身上有强烈的“正统”印痕，这跟金庸先生的泱泱大国文儒风度有关。熊沐先生说，他嫌憎道德评判，在小说中做道德评判，往往是使作品人物特色减弱的一个大弊病。

说及与古龙的区别,熊沐先生说,古龙小说大气,与金庸是不可逾越的两座颠峰,他的小说镜头感极强,但缺乏令人信服的细节(而这一点,金庸自是不可企及的,话本派的优长也在这里),你看过了,很难有深印象,浮光掠影来自书中人物个性化不够,场面够阔,人物够新,事件够奇,可人物性格不够明显,也许是写得太快的原因。

说及熊沐小说的弱点,先生无奈地笑了:“用金庸做尺子,我是笨人;用古龙做尺子,我似是非是;用我自己做尺子,他们都是过去时代的人了,不具现代人的思想与深度。”

(以上据录音整理,片片断断,理文成篇,不知是否熊沐先生原意?)

熊沐先生注:

这个问题是大问题,相信至 2010 年也是人们争议的论题之一,只是太嫌草了些,没条

理,缺乏令人信服的例证,但要写足,怕得许多文字,又累了,只算一条报导吧?

熊沐

98年夏暴雨,观电视
江西、江苏、浙江水灾,
心内不安,夜读毕此文,
天亮雨雾,心稍安。

第五章 大言说卦

扶化城的白日也同外面不一样，这里的白天是懒人的白天，白天你看不见多少街上的行人，总是夜里的人多，白天人少，白天出来的人夜里不大出来，而夜里出来的人白天也不大出门。

酒店里，总有一些日夜不分的人，他们是天天在这里喝酒的

常客。

有一个醉汉，他已经在酒店里连着喝了九天了，他的眼珠子是红的，他的身子已经无法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了，他如果站起来，就会马上倒下，再爬不起来。

他仍然在喝酒。

他来这扶化城的目的，就是要喝酒。他从他的家里逃似的跑了出来，就是要来扶化城喝酒。

他如果是在家里，他喝到了一天，总有他老婆会出来找他，而且他老婆会喋喋不休地埋怨那家酒店，埋怨卖给他酒的人，说他们要看着他喝死了也不管。

那时，他就想打他老婆，可惜的是，他的手脚都不好使，他无论怎么样用劲，他也打不到他的老婆，反而一出手，扑咚一声，人就跌倒在地上了。

他最恨他老婆，尤其是在他正在喝酒的时候。

他所以来到了扶化城，他在这里可以好好喝酒，他用不着怕老婆来找，他可以喝得很尽兴，一直喝到他死了为止。

真的没有人来干扰他，他一直在喝酒。

还有另外的人。

那个大言说卦的人也在，他仍然是那一个幌子，仍然是写着那几句能吓破人胆子的话：卦不惊人死不休，当场说祸福，一生说休咎，酒色财气全算准，不准赔割人头！

卦先生的样子也很踞傲，他眯着眼睛，似乎对来这扶化城的男男女女都不大在乎，他对这些尘世中的人根本就不看

在眼里。

他的卦摊上，只有两枚大大的秦钱。

是秦时的半两钱。

来了一个看卦人。

这人是锦衣人。

他看着说卦人，问道：“问问情缘。”

只说这几个字，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话。

说卦人乐了，他知道，这人是个知情之人，他明白，如如果你想让说卦人不明底里，最好是少讲话，说得越少越好。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我想问一问我的情缘，我在这扶化城里也有一段情事，你给看一看，是不是能成？”

说卦人看着这人，这人锦衣玉衫，上衣处有几个玉攀儿，都是极昂贵之物，玉色滋润光滑，不是凡品。他的衣服虽然不是极贵重的衣料做成的，但剪裁却极考究，他的鞋是玉石做扣的，鞋面上绣的是天下时兴的苏绣。而且这人的脸色红润，看人时目定神凝，是个功夫极强的武林中人。一眼看去，他是一个内外功夫都极佳的一流高手。

说卦人明白了他的心思。

他是武林中人，如果是在外面，他一定可能有许多不可排遣的苦处，可现在是在扶化城中，他如果想杀人，就尽可以杀。他如果想要一个女人，就尽可以把她抢到手。他不这样做，一定是有他的难处。

说卦人道：“不知可不可以动问，阁下要的女人，是在眼前，还是在天边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眼前。”

说卦人的心中一顿，不对呀，如果依他的手下功夫，在这扶化城找上一个女人，该不会有什么困难的，他不去找那个女人，不动银子不动强，不去软磨硬泡，他偏偏来找说卦人，来找说卦人定夺这大事，这事儿就透着几分蹊跷。

说卦人笑笑：“好，好，不知你是想测字呢，还是爻卦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测字怎么样？爻卦又怎么样？”

说卦人道：“如果要测字，就请你在这里随意写下一个字来，兴之所至，随你所写，在下就为你测定这一段情缘是不是可偕。如果你不喜欢测字，你可以随手摇摇这卦筒，摇出一支签来，就让在下为你看这支签好了。”

锦衣人道：“好，测字。”

锦衣人就要写字。

可说卦人道：“慢！”

他把一只枯干的瘦手伸了出来，向着锦衣人伸着，竟然伸得很直，很稳，没有一丁点儿颤抖。

“五十两！”

锦衣人看着他。

说卦人仍然伸着手：“五十两纹银！”

锦衣人脸色一变，他冷冷看着说卦人：“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你的卦是十两纹银一算！”

说卦人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每算一卦要十两纹银，可你一来，就不同了，你算一卦，就一定要足足五十两纹银，少一两也不算。”

锦衣人皱一皱眉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五十两？”

说卦人一笑：“要你五十两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你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，你是一个富贵中人，富贵中人口袋里有的是银子，什么事不能办？偏偏你就办不了这件事，这事是不是很难？而且我看出，你又是武林高手，武林高手遇事，自然比凡人更我一层便利，可你却仍然不能办成这件好事。你算的事是难事，又是情事，岂能不问你多要些银子？而且在下也看得明明白白，如果我这一卦算不好，我就会马上死在这里，我为什么不问你要五十两？”

锦衣人笑得冷似寒铁：“你以为你能保住这五十两么？”

说卦人道：“当然，保不住五十两银子，我还来这扶化城干什么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好！”

他随手一掷，五十两纹银扔在了卦桌上。

说卦人道：“你是测字还是摇签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测字。”

说卦人道：“好，你随意写下个字来，让我看看，我可以为你说出这一段情缘是不是能偕。”

锦衣人再也不讲话了，他只是拿起了笔，在卦封上写下了一个大字。

这字是一个大大的“吴”字。

说卦人看着这个字，好半天不语。

锦衣人把他的口袋摘下来，把他的金银双钱掏出来，慢慢放在卦桌上。

金银双钱不是用来花用的，它们的身上满是血腥气。

说卦人却也不惧，他连看也不看这柄剑，他只是看着这个字，又看看锦衣人。

从锦衣人的脸色上，他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他就看着这个字。

这个字写得很快，也写得很有劲儿，笔酣墨饱，十分有力。

但在“吴”字的一折又一折处，显得有些迟疑。

说卦人笑了，他看见这一笔，就象看见了锦衣人的心。

他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。

说卦人当然要摆摆气派。

他又是沉吟又是摇头，他又是掐指又是眯眼，他又看看锦衣人的脸面，又晃脑袋又沉吟。

锦衣人不动，他很能沉得住气。

说卦人终于讲话了。

“你这个字，写得好，实实在在写出了你的心境。这一个大大的口，就说是你先生对这段情很在意，很小心。是不是？如人之对事物，有口则求，入于口，在于心，你对于这情是

很在意的。”

锦衣人不动，他明白，算卦人是在露一手，这一招在武功上叫“投石问路”。

他脸色没有什么变化，让说卦人摸不着头脑。

说卦人又道：“可你这一笔折起来，就有一些不妙了。”

锦衣人神气似乎一动。

“这一笔折起来，说是你的此事并不易为，你以为你可以万事得偕。岂能料到这事极是难处？下面又是一个大字，更加不好了，见出难为处了。口在上，但口小，大在下，但大大，口小而大大，你的口竟然不如她的大，你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我以为你这件事很难办，很难办……难办的原因，就在于她比起你来，也不差，甚至她比你还要强些。”

锦衣人一句话也不讲，他从袋里又掏出一块银子，把它扔在了卦桌上。

说卦人心里一乐，知道他这回又说准了。

“她是比你还强，可你也不弱，所以你认定这段好事能成，你想去找她，可她心里不大乐意，你想找一个办法，让她能答应你……对不对？”

锦衣人看着说卦人，点点头。

说卦人突然摇头不语了。

他再也不讲话了，只是看着锦衣人。

“为什么不讲话了？”

说卦人看着他，眼中的有一丝的悲悯：“你还是不求这卦